

大雁落脚的地方

毕淑敏作品自选集

中国妇女出版社

大雁落脚的地方

毕淑敏作品自选集
(增订本)

中国妇女出版社



毕淑敏，女，祖籍山东，生于新疆，长在北京。17岁赴西藏高原阿里地区当兵，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原部队服役11年。历任卫生员、军医，1980年转业回北京。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共发表作品200余万字，主要有中、短篇小说集《女人之约》、《昆仑殇》，散文集《素面朝天》、《保持惊奇》等。著有《毕淑敏文集》四卷，长篇小说《红处方》。作品获各种奖项30余次。

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大雁落脚的地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雁落脚的地方: 毕淑敏作品自选集/ 毕淑敏著.
—增订本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9. 4

(康乃馨丛书)

ISBN 7-80131-320-8

I. 大... . 毕...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8295号

大雁落脚的地方

——毕淑敏作品自选集

(增订本)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24号

邮政编码: 10001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 × 1168 1/32 10.375 印张23
3千字

1999年4月北京第一版2002年1月第四次
印刷

ISBN 7-80131-320-8 / I.54

定价: 14.50元

策 划: 薛宝根

责任编辑: 贾秀娟

张 焯

美术编辑: 李冬安

封面设计: 宁成春

电脑制作: 曲晓华

目录

母爱·亲情.....	10
当我们想家的时候，其实是.....	11
大雁落脚的地方.....	14
额头与额头相贴.....	36
女儿，你是在织布吗？.....	44
带白蘑菇回家.....	48
回家去问妈妈.....	52
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希望.....	57
爱是不能比的.....	78
教你生病.....	82
妈妈，请“跟上”.....	86
附耳细说.....	90
孝心无价.....	95
女人·社会.....	101
淑女书女.....	102
造心.....	105

苍蝇向何处而飞	110
提醒幸福	114
握紧你的右手	121
寻觅优秀的女人	124
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131
性别按钮	138
去学女儿拳	149
好脾气的悖论	152
女人与清水、纸张和垃圾	156
女孩，请与我同行	165
再祝你平安	170
特区女牙人	179
为富人担保的穷人	194
男妇产科医生	204
宇宙乐园	215
婚姻·家庭	219
婚姻鞋	220
婚姻的四棱柱	224
幸福的镜片	234

家的疆域	237
强弱之家	241
家庭幸福预报	243
家中的气节	249
爱的回音壁	253
成千上万的丈夫	257
非血之爱	263
家中的名牌	266
家是有生命的精灵	269
家十问	272
感悟·心语	279
哦，我相信你	280
苦难不是牛痘疫苗	282
泥沙俱下的生活	291
致一位要去雪山的朋友	294
切开忧郁的洋葱	299
研究真诚	305
感情没有快译通	312
重复而新鲜地描述爱意	319

大雁落脚的地方

机智地永别	324
生命·孩子	327
生生不已	328
妈妈福尔摩斯	412
不会变形的金刚	452
黄启瓌同志的一封信（代跋）	476

母爱·亲情

人一生，不断地和自己的孤独感做斗争，至死方休。在幼年的时候，陪伴我们暗夜的篝火，是无边无际的母爱。成年以后，在爱的温暖帏帐里，织进了更辽阔的亲情。

在亲人面前，我们已经干枯的赤子之心，重新滋润膨胀。在亲人面前，我们敞开胸膛，坦荡自己的弱点和缺憾。在亲人面前，我们流泪不流血，伤口已被亲情包扎，泪水是一种相知的快慰。在亲人面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堪一击也更刀枪不入。

我歌唱亲情，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臂力单薄。我渴望亲情，是因为我惧怕孤立无援。我怀念亲情，是因为我无法完全战胜怯懦。我珍视亲情，是因为那是人间无法复印的礼物。

没有亲情的人，是一匹荒狼，内心阴霾面色狰狞。淡漠亲情的人，是一块顽石，冷硬而粗糙。滥

施亲情的人，如同洪峰，危害一方。珍视亲情的人，如同三级火箭，不断地获得加速度，翱翔寰宇。

当我们想家的时候，其实是……

常常想家。不是成人后自己组建的家，而是幼年时居住过的那个旧家。无论它近在咫尺或是远在天涯，缥缈的思绪和飞翔的情感，将它层层包绕。

当我们想家的时候，其实是想起了母亲。当我们想起母亲的时候，其实是想起了无边无际云蒸霞蔚的爱。当我们想起爱的时候，其实是想起了如天宇般宽广淳厚的温暖和一种伟大神圣的责任。当我们想起责任的时候，其实是在宁静致远地思索生命的尊严和人生的真谛。

世上没有一个“家”节，好在有一个“母亲节”，让我们的牵挂有所附丽。在每年的这一天，无数人心心相印地隆重地纪念着这个民间节日，感念一种饱含沧桑的爱。

最初发起为母亲设定一个节日的人，一定是一位成年的男人或是女人。太小的孩子，我以为是无法理解母爱的。婴儿的热烈的涌起，更多地是源于一种生命本能的驱动。孩子从母亲那里，得到最初的食物和衣着，看到世上第一张欢颜，听到人间第一句笑语……小小的心，像一只薄而透明的钵，盛满了乳色的爱，悄悄涟漪着。以孩子的智力，必认为这些都是上天无缘无故倾倒的玉液琼浆，是与生俱来天造地设的赠品。作为施与的一方，母爱有时也是本能以致盲目愚蠢的代名词。母爱单纯也复杂，清澈也浑浊，博大也狭窄，无偿也有偿。体验这种以血为缘的爱，感知它的厚重深远，纪念它的无私无畏，弘扬它的旗幡，播洒它的甘霖，需要灵敏的悟力和细腻柔情。世人只知给予艰难，其实接受也非易事，需要虚怀若谷的智慧。只有容纳得多，才有可能付出得多。对于早年无爱的生命来说，就像没有河溪汇入的干涸之库，无法想见会在旱魃猖獗时会有泉眼喷涌。

母亲于是成了一种象征。

她是低垂的五谷，她是无尽的蚕丝，她是冬天的羽毛和夏天的流萤。她是河岸的绿柳依依，她是麦田的白雪皑皑。她是永不熄灭的炉火，她是不肯降低毫厘的标杆。她是成绩单上的一枚签名，她是风雨中代人受过的老墙。她是记忆中永恒年轻的剪影，她是飓风中无可撼动永保安宁的风眼。

母爱并不仅仅从生育这一生理过程中得来，她是心灵的产物而不是子宫的产物。生育只是母爱的土壤，它可以贫瘠也可以富饶，可以繁衍灵芝也可滋生稗草。

我愿把人类那种最崇高的挚爱，无论来自男女，统称为母爱。母爱如盐。盐主要是来自大海，母爱最主要的蕴含地，当然是母亲了。但世上还有湖盐、井盐、岩盐、池盐……母爱并不是母亲的专利，它是人类所有最美好最无私最博大的爱的总命名。比如未生育的女子，也会富含母爱，像医家泰斗林巧稚大夫，她的双手，便是摆渡万婴安达人世的慈航。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更有无数志士仁人，把无边的爱

意和关怀倾泻人寰，纯正灼热，至今散发着炙烤肺腑的力度，促人们警醒，激人们向前。

无论我们是男人还是女人，成人还是少年，我们都曾快乐地接受过母爱，我们也都可以成为辐射母爱的源泉。

大雁落脚的地方

小时候，妈妈偶尔说，你生在新疆巴岩岱。只听音，不知是哪几个字，在幼稚的心里，就以为是“八烟袋”，恍惚中觉得那地方是一块旷野，有很气派的大烟袋码成一排，八柱袅袅的白气上升。

我半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城墙里长大，再哪儿也没去过。人只道乡下的孩子易孤陋寡闻，其实京城里的人于外面的世界，也一样模糊，对荒远的边疆地理知识几乎是零。几十年前，西北是远在天边的概念，那八个烟袋，谁知在哪个犄角旮旯冒烟呢？

于是巴岩岱又湿又重地扎入我的童年记忆，像沉入墨水瓶底的一支蓝羽毛。

参军学了医，自从懂得了生理解剖生命起源，我对出生地空前地重视起来。我们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无数学者望洋兴叹，终生寻觅，不得其解。这个深奥的哲学问号，若从医学角度来说，倒是易如反掌。你的母亲孕育你的过程。她行走的地方，吃进的食物，饮入的清水，看过的流云，听到的小调……这些物质的精神的元素，累积着架构着混淆着镶嵌着，一秒秒一天天地结晶了你。

你就是你，不是其它的叶子和花，不是猪马羊和狼，不是沙粒和谷子，这其中一定有大逻辑。生命之所以奇异，在于一个个零件的精致组装。把那些新鲜的血和肉搭配起来的主宰者，是一个多么能干而霸道的调酒师啊！想想看，即使是称为你父亲的这一个男人，和被称为你母亲的这一个女人，在这一个特定的时刻孕育了你，如果不是在这一个特定的地域，用当地的特产充填了你生命的轮廓，你也必定不是此番模样。

我们挺拔的骨骼，来自那里飞禽走兽体中的钙和磷。我们明澈的目光，来自那里田野中绿纓垂地的

硕壮胡萝卜 。 我们飘扬的发丝，来自那里山峦上乌云笼罩电光石火的黑夜 。 我们红润的嘴唇，来自那个铁匠铺里熊熊燃烧的烈焰.....

出生地是一枚隐形金箍 ， 出生的那一瞬，它就不动声色地套在了每个人的头上 ， 叫你终生无法褪下。我们嗅到的第一缕空气，是那儿的草木释放 。 我们喝到的第一滴甘泉，是那儿的岩石泌出。我们看到的第一眼世界，是那儿的风云变幻 。 我们听到的第一声响动 ， 是那儿的万物呼吸.....

我开始缠着母亲 ， 讲我出生的故事 。 母亲的记忆如雨中砖地上的红叶，零落但是鲜艳洁净 ， 脉络清晰。她说，你出生在新疆伊宁，那是一座白杨之城。那儿的白杨不像内地的白杨，有许多幽怨的眼睛。那儿的白杨没有眼睛，每一棵都像银箭 ， 无声地射向草原无边无际的天空。

母亲说，我出生在秋天，父亲在远方执行任务。母亲说，部队里成了家的男人和女人，平日都是分开住的。惟有到了节日 ， 才是团聚的时刻。母亲说，大礼堂里，拉上许多白布帘子，分割成一个个独立小

屋。那就是军人的卧室了。母亲说，节日的黄昏，女人们早早就躺下了，在四周雪白的布笼中，悄悄地等待自己的丈夫。母亲说，夜深了，查哨归来的男人们，像潜入敌营一般，无声地在白布组成的巷道穿行，走到自己的属地，持枪的手，像雄鸟的喙一样衔开白帘，温暖地滑翔进去。

母亲说，部队里的孩子，就是孕育在白布帘子背后。如果从礼堂的房顶看下去，那些布做的田野和畦，和如今冰箱里储藏冰水的塑料格子差不多。我忙问，我是那样来的吗？母亲说，不是。因为职务，父亲和母亲享有一栋古老的俄式木屋。它高大凉爽，有宽宽的木廊。惟一美中不足的是，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地板，每当你脚步穿过的时候，就会合着你的节奏簌簌抖动。

母亲说，怀你的时候，父亲率领骑兵，要到远方。他把照顾母亲的担子，交给一个年长的警卫员，名叫小胖子。母亲说，那个兵，大约有四十岁吧？现在没有这样老的兵了，那时有。幸亏他的年纪比较大，要不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你了。